# 改亭文集

# 攺亭集卷十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瓚仝姪　嘉禾　重編

## 上栢鄉相公論聖學知統錄書

昨讀知統錄二卷竊念自古以宰相之尊身任道統者甚難其人今相公見道獨蚤得統獨正衞正獨力茲錄之成埀示天下後世幸甚幸甚而柬愚不揣妄欲有所論辯先以發凡起例之大義上白尊前惟埀鑒焉相公既以見知聞知之統卓然截旁流而崇正脉矣然程張之後直接朱子朱子非僅聞知於二程子也程子之見知爲楊中立中立

之見知爲羅仲素仲素之見知爲李延平延平之見知爲朱夫子其統固如是也宋南渡初伊洛之統幾絶和靖與仲素受學龜山倡道豫章其功最大竊謂二程之門如上蔡廣平和靖諸先生皆聖學羽翼而楊羅李以迨朱夫子則一線之絶續係乎斯統者甚危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許平仲與朱子可謂聞知而輔廣黄榦及金華四先生恪守其傳以迨乎宋文憲方正學淵源可遡亦朱子見知聞知之系也薛文清於朱子則聞知矣同時如曹月川胡敬庵陳剩夫其學純正吳康齋任道甚力

其徒陳白沙以及湛甘泉羅念庵輩雖見道稍別然未嘗顯與朱子爲敵也亦可備聞知之苗裔矣至陽明之徒克塞天下獨有羅整庵困知一書屹然搘柱其間迨呂新吾拟中說於中原崔後渠修六經於河北魏莊渠闡正論於江南馮恭定振理學於京師顧端文高忠憲顧季時諸先生彙同志於道南劉念臺端踐履於兩浙而後程朱正傳昭然大白於天下諸公之功也其得列於朱子聞知之統雖百世無疑也今幸值相公崇衛正學請以諸公之行實緒論擇其尤著且要者補入斯錄之

內此東所急欲請正者一也旣以統論則有正必
有閏猶子之有嫡必有庶似宜存之以大著其防
使天下萬世昭然於庶之不可以奪嫡若盡舉而
去之則其學終不可得而泯滅而宗其說者反得
以爲口實也陸子靜之先立乎其大則孟子聞知
之閏統也楊慈湖輩爲見知吳草廬輩爲聞知而
草廬之學較純正於慈湖陽明則象山之聞知也
而其徒之支派益多不止天泉証道後分而爲二
錢德洪鄒東廓歐陽宗一聶雙江輩其稍醇正者
也季彭山張陽和雖受學於陽明而卓然能衞正

學此有功於陽明者若心齋之學一傳爲顏山農再傳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不再傳而何心隱李贄陶望齡之徒出則潰決吾學之防入於禪佛矣然其統已數傳有源流有區別其勢已成若謂非陽明之見知聞知者彼必不心服也東請自子靜及二溪之徒擇其行誼可傳及論說稍近正者別爲閏統一卷附續錄之後使識者洞晰其學力之偏全知見之深淺踐履之純駁而確信道統正閏之所以分其大閑固如此則有功於後學益不小此東所亟欲請正於相公者又其一也惟有

容之度宥其背昧詳以教之

上太倉吳祭酒書一

閏二月朔前國子監率性堂恩拔貢監生計東謹再拜舊冬東度歲江寧于友人倪闇公家見老師新刻文集內有復社紀事一篇數千言友人互相傳誦以爲非老師大手筆不能作且非老師洞知社事本末不能淹貫詳悉若此東伏讀再四竊有喜且慰者二有不能無疑者二謹不揣狂戇干冒尊嚴上書座下所謂喜且慰者一則先師西銘先生自辛巳歿後迄今三十年其所評論著述諸書

雖最富然其同社及後進之士能表章之者益少其所教誨成就之弟子不下千餘人然三十年來存歿升沉不一今零落漸盡矣若身既通顯又負文章大名爲天下人士之所依歸又確乎爲先生受業之人者天下之大更無與老師比今老師口口我師不置所以推崇揚抗之甚力使當世尚知有西銘先生此老師淡厚之誼凡爲其弟子者無不感激踴躍況東之先人與東皆執經其門受其賞譽教誨者哉一則金沙周介生但以夙負重名一旦臨大節而不能守汙李賊僞命若王維鄭虔

之于安祿山耳而素不快于介生者遂加以滔天之罪至比之王偉之從侯景若世所傳詔表之語稍有人心者莫不寃之然無有訟言其誣者今得老師一爲辨折公論昭然即江寧密邇金沙愛憎之口紛紛不同及聞老師之言莫不俯首悅服則其足傳信于天下後世無疑也此東所爲最喜且慰也若又有二者之不能無疑請得竟其說東生也晚然東之先人從事于社事有年東之婦翁吳扶九先生則囦婁東兩張先生好友而首刱復社之人也東竊聞其本末矣復社者社之後起者也

始庚午之冬因魚山熊先生自崇明調宰我邑最喜社事孫孟樸乃與我婦翁及呂石香輩數人始剏復社頗爲吳門楊維斗先生所不快孟樸常懷刺謁楊先生再往不得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蓋應社之興久矣時天下但知應社耳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張受先西銘介生維斗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婁東有應社十子吳郡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應社楊子常顧麟士主詩維斗錢彥林主書介生兄弟主春秋受先王惠常主禮記西銘朱雲子主

易孟樸但爲應社五經徵文之人耳當日紛紛社集文字若南彥天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表一集三集四集頗相齟齬獨西銘先生一人大公無我汲引後起且推魚山先生主持復社之意故能合應復兩社之人爲前矛後勁之勢今老師因宵人告變始于復社幾成黨禍故但序復社之盛不能推原應社一句疑于本末之義或有未盡且他人皆荷表章若子常麟士兩公經營社事最深豈可泯沒卽東之婦翁不惜破産以翊復社至今魚山先生與老師之友周子俶輩尚歷歷能言

之乃不得比于孟樸附老師文以不朽僅以吳江大姓四字括之不知老師何意而云然也又應社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之本于小築各二十餘年矣時西泠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銘先生至京師始與嚴子岸定交最懽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于吳門受先宰臨川首結陳大士以稍殺艾氏之怒故得化異同以成聲氣則當日關係社事之人尚有當存其姓氏者而老師詳畧之間有非億見之所及此東之所爲疑而未解也豈老師辛未以

後方置身石渠天祿雖爲西銘弟子于社事不復
留意不知其曲折耶然此特事之小者耳事之大
者亡國之罪不可居也且黨禍與社事不相蒙而
大臣亡國之罪尤與應社復社諸公不相及不可
不辨也社事之興不過諸生文字之會自朝宁視
之無異童子之陳俎豆習禮儀爲嬉戲耳且勝國
諸生之禁甚嚴非若漢唐宋之太學生得羣聚京
師伏闕百千人橫議存亡大計也黨禍之烈若漢
三君俊顧廚及唐牛李宋洛蜀朔必其人身爲大
官仕于京朝次亦爲郡國守相若西銘先生通籍

之後日里居讀書愛先一爲縣令卽引退維斗彥林綌老孝廉介生登第不數月子常麟士孟樸皆頹然老諸生豈漢唐宋諸達官貴人比能造黨禍如彼之烈哉且首劾宜興大罪者卽熊魚山先生魚山卽復社盟主也宜興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彼劾魚山之後不得已以吳來之爲魚山門人使求補牘中不臚列其大罪以搖惑主聽於社事何與哉於黨禍何與哉况老師之紀事爲復社而作也東以爲西銘先生旣歿其明年上書告變之小人隨伏法又明年詔求其遺書復社已稍稍

吐氣叙事至此即可作結不必更牽引宜與一案
娓娓言之似黨人亡國罪狀與復社相終始者或
老師行文之法于一篇中必周匝前後所叙之人
不得不借爲波瀾竊恐曩者啣怨不逞之徒藉口
老師之文遂欲以疑似之謗坐復社諸公以黨人
亡國之罪竊疑于老師推述先師西銘之意或有
未合而東前此之喜且慰者至此而疑滋甚也度
老師必更有說以處此伏惟鑒其惓惓之愚于此
二者或所開異辭或所争者大不絕其冒昧之罪
慨然敎之幸甚幸甚

上太倉吳祭酒書 二

閏二月十日門生計東謹再拜昨讀老師復祉紀事東愚昧輙上書座下干冐尊嚴惶悚無似旬日以來竟讀老師全集不揣狂戇復有所言惟賜採納東竊觀自古文人身介兩朝之間又有盛名其文章不可磨滅使後之讀者尚論其世推原其心不敢妄置訾議其最庾開府是已邇代則宋文憲是已今世所傳開府集皆其入周之後往而不返之作也其初在江南時子山詞賦亦盛矣而傳者不一二見豈果羸身荒谷盡失其槖耶抑其後南

北阻絕周之滕趙諸王次其遺文盡削其在南之藁卯以東慶之子山之心夫固重有所感也今世傳宋學士集甚備彙其在元在明之文分類編年此皆學士身没茂州之後其門弟子及近日好事者所纂輯非公原本也公在元之潛溪集潛溪續集未嘗有明初之作一字入其中也其後鑾坡集青蘿館集待制集皆煌煌然洪武十有四年以前及吳元年二年三年之作未嘗有在元之文一字入其中也故能使後之人讀其文者兼知其所歷興廢存亡之故及公一身出處進退之本末前後

所遭逢若此雖百世之後昭然見之亦不得而竊議之劉文成公集分覆瓿犂眉其意亦然大槩見于虞山錢宗伯之論老師所熟知也今老師之文其文采論議遠過庾開府近躡宋文憲而集中分類銓次之處尚恐見聞固陋者不能一一深知某文作于何朝某文作于某日卽篇中所稱先皇帝天子多有未辨其爲本朝爲勝國者恐于前人編纂之法或有未合未可以傳于後世况老師之集係手自删定與門弟子之編輯不同尤不可不整齊畫一使後人不得施其滑訛揣測之見東

之愚竊欲彙次其文分爲兩集自崇禎朝迄順治甲午以前如舊學記之類爲一集甲午乙未以後迄康熙丁未如講德書院記之類爲一集使老師前後立言之意截然分明則不特文章光焰十倍茲集且使老師三十年心事共白于天下後世磊磊落落委委佗佗有如韓文公所云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誠門下之大願惟老師下採芻蕘之言東惶恐再拜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

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
敎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
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
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
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
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
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
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
暑之時水監之道讀書勵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
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罘網捆蒲席以養母不

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于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子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脩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况于東哉夫受恩

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即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巳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柬感之報之當不後于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與丁葯園書

閣下至宋僕亦昨自柘歸從沙隨入柘過長沮桀溺墓慨然久之生而耦耕沒而同穴求友得此復

何憾然深念溺之學力尚未及沮沮談言微中令人自遠溺則客氣未除揭揭然示人以不廣矣僕求友吾里深愛旣庭一往落落穆穆之致若不知天地間何物美好當愛慕者若與借隱彼沮我溺也今在宋久復得一徐恭士恭士與世味亦無耽繫頗似旣庭但詩古文結習未忘僕亦欲從之游惜相距千七百里不能遠辭老母久與借也嗟乎隱固不易借隱尤難其人非賢婦卽良友耳旅中無可爲閤下語聊及此

與某人書

今天下最賤者莫如士向聞閣下散金結客今見閣下慳財慢士亦可謂識時務之尤矣但不肯讀史遷貨殖傳載我家文子之言曰凡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今士之賤甚矣獨非徵貴之時乎卽爲閣下貨殖計何不稍稍出其家中最多之金錢結納一二坎壈失志魁傑非常之士以備閣下異日緩急之用若居積然於閣下大有利不然當凄風焚絺綌一旦炎威炙人始揮汗而釆葛竊笑閣下之疎於計矣

與周櫟園書

飛濤自青州來歸德得悉先生近況為慰蒙示尺牘尊選并索東近作東無以應飛濤云何不卽作致先生書東倉卒無所言且先生方攤桌戟澁吾吳東吳民也何敢言事惟念前歲春間在都門有婁東吳脩齡作正錢錄攻摘虞山老人不遺餘力吾郡茗文詡菴復助其燄吹毛索瘢自喻得志東徐語茗文曰僕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茗文躍起大罵

然昨聞吳梅村先生盛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并億昌黎蚍蜉大樹之喻必大笑東與虞山未稱相知與茗文交二十年餘矣竊見茗文著作已成大樹何若操戈以攻前輩令之視昔即後之視今將來有爲蚍蜉以相犯者卽無損毫髮亦可憎乃自我敎之耶知與先生善併乞言之

與宋牧仲書

甲辰三月初都門一别三年矣聞佐郡黄威望甚著東客歲忽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

圖謁吾師厚庵先生靈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
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
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
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
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
采言論可欽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
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
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
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
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畧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

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忤　閣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于宋子遥計臨皐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許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又與宋牧仲書

僕久在兩河間仰面依人無一善狀惟八月中在鄢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頹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

固請鄰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此一事也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僕夫望逆旅求憩甚急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記中所稱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迄今不過百數十年遺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徧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于郡署旁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兒童觀者皆大笑以爲病狂人即僕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

其後幾不得眠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遊賴有此事庶幾不虛此行可爲知己告慶宋子亦必以許生爲可與言者也幸爲作紀事詩相贈佇望佇望東再拜

與同年錢湘靈書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其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曾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快快不久辭去者觀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傖無異僕恥與爲並且以見某公衡鑒非真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

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耳與伏滔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爲至辱韓淮陰能俯出屠中少年袴下而鬱鬱恥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爲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年乎高下在心自有默默不能平者固未可爲不知己者道也悲夫然士既已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爲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又與錢湘靈書

足下謂富貴利達之權操于天者我無容心焉讀書爲文之事權之操于我者我必黽勉焉足下言似盡善然東以讀書爲文其權亦天之所操非人所得自主也以張籍之才而韓退之惜其家貧多事未能卒業天實制之非籍之不專于學也王遵巖自言賴先人之遺不以衣食爲苦又天與之靈于聖賢之言每對輙有所契夫人生而蒙先業不乏衣食非命乎旣不以奔走衣食累其心心無縈擾則由定生慧由靜生明我心之靈自日出而不窮況曰天與之乎卽如僕與足下十年以來錮廢

頹墮不足恨而日營營焉勞辱其身心于仰事俯育之謀天旣不遽與我以溝壑又不使之稍有餘得以杜門息交讀書爲文稍慰其胸臆古人云臣精巳銷亡矣豈不痛哉乃足下尚浩然爲此言必足下別有治生之法也乞悉以教我我將退而學焉幸甚幸甚

與周鹿峯書

世之稱知巳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引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足輕重任其人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

地之閒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天下才士之人卽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我者皆我知已也可感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以嘆知已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已之欲殺爲可媿也

與門人吳藹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懽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歿莊子乃寢談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于

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謂莊子結之于第五篇亦然其餘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叙同游于濠梁或叙已妻死而惠子弔之或叙惠子死而巳過其墓凡巳所與論荅問辨之人惠子外無幾人焉乃其卒篇則極詆惠子之書道舛駁而言不中凡曲叙惠子怪鬼之說如所云卵有毛雞三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之類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歎惠子以終三十篇之意若令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毀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惠子莊子者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于天下

不傳于後世凡庸人之所爲非所語于長者也足下明于此義則可讀鈍翁類稾與說鈴矣知足下可以語此故白

謝諸生徒書

嘗考孔子弟子列傳惟子路有若年稍長一僅少孔子九歲一僅少孔子十三歲耳其他最表著者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仲弓冉有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三十一歲子游子夏少四十四五歲最少者子張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若少五十三歲卽傳道之曾子亦少孔子四十六歲僕嘗

笑以僕之年賢弟子尚未當生然則孔子三十以前所稱弟子益進大抵皆三千不知姓名身不通六藝之人耳迨孔子年四十之後學益進德益修卓然以斯文爲己任故天爲生聚諸賢者以佐之若僕之學日益荒德日益薄其無與于斯文也久矣又何敢望有賢弟子而奈何以不肖之軀累諸君之從學哉又思孔子當老而不見用退而刪詩書定禮樂其時若曾子子游子夏子張輩俱年僅二十餘可謂少年矣俱已儼然在升堂入室之列則知賢者必皆以早年受學其壯盛智慧之力足

以服膺精進于聖人之至教故當聖人之沒數十餘年之間諸子年皆未耄各以其所得于師者抗顏爲人師各復得賢弟子以繼孔子之傳若僕之蹉跎遲莫年四十而無聞既不足爲聖人之弟子而足爲諸君師哉行矣愼擇所師努力自愛

與黃俞部書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懽信然乃座客嘖嘖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邪僕退而思之客言過矣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即族滅不足

以報魏其而客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旣皆失勢家枯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懽如父子足矣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婦市牛酒灑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何苦再過丞相家必責其一過而飲酒極懽以慰魏其夫田竇之隙自田竇之欲交懽始也由是觀之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何足爲意氣我恐客未審于窮愁之交卽未知君子之交矣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翕翕望丞相熱則可謂能淡矣兩人雖無懽無害也

## 與李屺瞻書

李巾麓在濟南海內皆傳其已死唐荆川養痾家居柯斁峯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著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唐李凶問皆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吾死者矣語載遵巖集中我姪炳偶舉問予曰炳聞李中麓罷官居章邱不見一客荆川以詞臣被錮廢讀書宜興山中十年不出遵巖年二十五作吏部郎被黜三十一再起叅政罷去終身不獲振度三先生當日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

人無忠與世無爭何天下尚其詛其死若不欲使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予應之曰汝不見里中之富豪翁乎彼自豐于財儉于家未嘗妨于世攖于人也而人必憎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夫多獲者必有少取者矣多少相離多者必見妬于少者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既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間出之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妬之厄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

遭逢者天又何忘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示倪師留論文書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瞻自述其爲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于方踔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決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于意語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叠使人眙瞪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若有所制之者更何樂耶後之自命爲知文者泥古法而不化每藉子瞻語爲口實予故爲

足下辨之

與錢磯日書

敬啓敝邑朱隱君長孺吾黨所推爲儒林祭酒篤學方聞之士也生平酷嗜杜詩嘗點校草堂詩箋廣採諸家之說名爲輯注虞山牧翁先生在郡城假我堂見之亟爲許可乙未年延致家塾舉所藏宋刻九家注及吳若本命之合鈔間出新箋再三商榷卒業而爲之序此通國所共知也壬寅復館先生家時虞山有人以中有異同之說謀專刻錢箋先生乃命分行有小劄促梓可覆視也長孺之

好學深思與先生之通懷樂善蓋兩得之而忮者必欲尼長孺之注使之不出忽有覆吳江友人長牘傳示吳門書賈其意在阻撓剞劂乃秦興季滄葦侍御不辨而梓之杜箋東適在維揚與侍御往復詮論其書遂輟不行今錫山鄒氏復爲忮者所惑又不辨而梓之有學集改題爲復吳江潘力田書書辭與季刻絕不同先生墓木拱矣誰起之重泉而握筆塗竄于其間乎此書所由來亦瞭然可見矣夫長孺杜注始之彙成一集也先生命之旣而各自分行也亦先生命之長孺前後館穀三年

從無牴牾牧翁易簀前令嗣孺飴到敝邑牧翁手書詆談東葦其見之令觀此書其辭憤然其氣勃然無忿之叫呼不争之詬厲恒人猶且不爲何況大雅君子乎此以情揆之而知其必無者也書辭繁沓回互所云檢別太甚大慍而去頭目頓改心神俱惘及憤而求敵等語如捕風如説鬼茫然不知所謂若以長孺之注多謬誤瘡瘢痂蓋落落行間正當條件刊正教以未逮何至如後生輕薄供噱笑之資扇澆浮之氣此以理揆之而知其必無者也若謂未見其書先獎借作序及見其書遂以

作懺悔文則古人未嘗有此作文之法先生文章宗匠也而乃爲此言乎知道翁與鄒氏爲通家幸以忠言告之並將此書削去毋爲忮者所綜惑

改亭集卷十

# 改亭集卷十一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璸　仝姪　嘉　䄵　重編

## 籌南論一　崇禎甲申年著　總論先固東南要害

取今日之大勢會觀而熟計之然後可以决他日之大機復前人之大業如太祖定天下之畧其形勝要害根本次第必先審定宸衷有緩一著不得躁一著不得者即降而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曾肅諸葛亮之徒亦必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勝一望而定之使其君奉以爲準的毒謗之不可縮之不可前一寸不可郤一寸不可寧使聽

者無新奇之喜言者受拘儒之譏而策一定于今日事必盡于後圖夫是是古人之大畧也爲今日之報佽滅賊恢復區宇之大畧何從乎言之可涕而使行之者得以次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于東南矣夫東南者東盡于淮西盡于漢中盡于江取天地四瀆之三以爲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窺中原而有西北漢世祖唐肅宗晉元帝之局彰彰史册若是則併力東南而緩師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爲漢世祖唐肅宗而願其君之

爲晉元帝宋康王乎將昌平之十二陵何託乎太祖尺尺寸寸之土地何託乎列宗以及先皇帝增賦給餉死守勿去之封疆忍置之不念乎然臣據今日之大勢而熟計之則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有西北圖西北則併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于中原自來立國于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固無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者也焉得歸形勝之咎于東南若果肯先固東南以爲進取之局則爲太祖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

出師伐北矣晉有一祖逖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日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肥水大捷之外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于胸中寧有拱手而取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墮于城忘親事佚宴樂終世則其老死臨安已爲萬幸豈可倘言西北哉如太祖起于淮西不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以淮甸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坐困故一旦北討而有取無戰昔人有

言曰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强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飢今請以今日之土地當洪武戊申時之土地取東南之財力守淮楚之要衝亦如太祖之厲精十六年則兵力厚集士飽氣盈以之渡河雪恥尚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爲固守東南之策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總攬曩人之建鼎江南者鑑戒其敗酌取其善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所守之衝要當以劉宋爲上蕭齊南宋次之東晉梁又次之吳陳與南唐爲最下以劉宋能西以襄陽南鄭爲重鎭東以彭城徐今

州歷城今濟州東陽今廬州爲重鎭中以垂瓠今蔡州爲重鎭則其勢幾跨中原而壓西北矣故曰劉宋爲上若南宋雖無劉宋山東之地而劉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吳死守巴蜀使非奸輔數壞乃事則一伸足而取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少然當其全盛時西以南鄭樊城襄陽爲重鎭東以壽春淮陰角城今泗口漣水今泗州朐山今海州爲重鎭中以義陽今信陽爲重鎭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蕭齊次之東晉西失蜀于成李東失徐于劉石祖逖死而北境益蹙僅以合肥淮陽壽陽

泗州角城爲東方之重鎮上明（今松滋）江陵夏口武昌爲西方之重鎮而蕭梁亦僅西以雍州（今襄陽）下溠戍（今隨州）夏口爲重鎮中以白狗堆（今蔡州）硤石城（今潁州）爲重鎮東以合肥鍾黎（今鳳陽）淮陰朐山爲重鎮則益縮而南矣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于魏又瑜肅相繼早世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掣形格勢禁故忤蜀必臣魏忤魏必和蜀西以建平（今歸州）西陵（今夷陵）樂都（今松滋）巴丘（今岳州）爲藩扞東以皖城（今舒州）濡須塢（今和州）牛渚圻（今太平）郡城（今黃州）爲藩扞日夜兢兢苟活四世則以徹淮

東之藩籬而建康單露失襄陽之屏蔽而上流空虛也若陳之曲意經畧淮北而旋得旋失兩淮之地盡入于周至以長江為界一旦韓賀渡江無復可阻雖上流守狠尾公安荆門安蜀亦無及矣南唐未失江北之前與既失不甚遠以馬高之據上流也故曰吳陳與南唐為最下然則曠觀乎七國之史册其要害分戍豈不彰然顯白哉今當事者謀立國之形勢謀戰守之要地將為劉宋耶將為南宋耶將為蕭齊梁東晉耶兵法所云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當夙夜以為表裏首尾之勢臣嘗

西起漢源東盡淮海中盡長江得所謂極衝凡幾次衝凡幾據圖熟計以爲建康計者當設三輔五鎮五鎮之說宋張浚真德秀文天祥等亦約畧言之若三輔則近亦有言者而臣以爲當以儀真爲一輔和州爲一輔安慶爲一輔此真建康肘腋間之要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制擇文臣之久習兵事者各督練土著一萬以守之何謂五鎮曰頃史閣部所謂立四鎮皆偏重于淮何而不詳及上流于兩淮設鎮太寄于上流之要害太疎臣統覽東南之全局謂當以淮東

爲一鎭淮西爲一鎭荆州爲一鎭襄陽爲一鎭成都爲一鎭每鎭須强兵三萬人統支郡之所有約每鎭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有餘吳紀陟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此猶未及蜀爾豈知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而四川爲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幷南者大約先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爲一鎭毋謂其不切于建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閫于淮安而以徐揚之兵翼其前後淮西則當建閫于鳳陽而以廬州壽滁之兵壯其腹背全楚則當以九江武

昌岳州漢陽之兵力統于荆州而建閫于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陽蘄黄之兵力統于襄陽而建閫于樊城五鎮既立則首尾連絡勢如常山之蛇而既設三輔則建康有盤石之固所謂分戍要害其全局之計如此况兵以衞民而川浙吳楚之兵爲天下勁兵處食以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無不倍出于西北昔項籍以江東子弟橫行而西李陵以荆楚勁卒轉鬬塞北及我明戚繼光必須以義烏三千人立戚薊鎮頃四川石柱司秦良玉以一婦人將三千人斬敵兵萬餘則南兵之强可

見也東南財賦之饒見諸全史者自唐肅宗始至汴宋而三倍其數至南宋而加增幾十倍故章潢統論南北曰但當北人畏南不當南人畏北今兵食之出既在東南則東南之命懸諸要害懸諸守要害者然頃逆獻南犯江楚名城重鎮皆先空國以待賊丁千里外豈兵之臂皆折而腹皆枵者耶勢已至此萬不得以寬厚從事上自鎮撫下及有司凡有汛地之責者須以三科相約曰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有自外于三科之外者殺無赦有死戰以守如劉錡之于順昌韓世忠之

于儀眞者爵上公有死守不下加贓質之于盱眙昌義之之于鍾離能固守于四十日之外者爵侯伯卽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思忌之甘爲南鬼者亦議贈䘏如是則威法行而守者之心固守者之才出矣如是十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然後以荆襄成都之甲渡漢水而直取關中以兩淮三輔之甲渡河直取宛洛何賊不滅何讐不報故曰固東南然後可以據中原而有西北也苟兵無十年之教訓食無十年之生聚遽欲經畧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王

玄謨輩笑人乘後車哉

籌南論二　論應天根本

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始分南北南北之險全恃江河故自昔中原無事則都河之南中原多難則都江之南然河南之都凡四而江南之都一建康耳建康者江之下流也據上流則可順流而過下處下流則安能遡流而制上故自昔立國建康者時有悍將逆藩握重兵而輕下流遂有重逼建康之事則郊圻守禦之法不可不密而京營之卒不可不宿練以爲根本堅深之計也夫

古今之論不一謈建康者曰中原三大幹南幹之
龍在建康廖氏經云建康形勝洛陽同蘇伯玉曰
金陵地脈自東南遡長江而西其止也蜿蜒磅礴
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于是乎
在又曰西爲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
山峙其東大江廻抱秦淮玄武湖映帶左右兩淮
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張竑諸葛亮以
爲眞帝王之都良是也朱熹亦曰東南建都必要
都建康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會
地都在目前劉基亦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毀建

康者曰三幹之中中幹最尊北幹次南幹又次楊筠松曰東晉都之得一百五年降及宋齊梁陳合四代凡一百七十一年緣形勢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太盡而地勢卑下故歷年不永鄭曉曰南京城非復六朝之舊不過自楊行密所築者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隈規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且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大內又迫東城偏陂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似非帝王都毀之營之要皆地理家言不足以語形勝之雄深進退之便固也若

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長江天塹金陵王氣等語童子言之熟矣又若建康爲東南都會控帶荆楊引輸江河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山川雄盛食貨富饒足以供六師而容萬乘老生言之熟矣臣今日非作金陵頌也臣之所以言者以爲旣建都內地則恃屏蔽于外甸旣端拱下流則藉形勢于上游一旦變起非常事在倉卒外甸上流之備不相爲應恒有斂勁兵于近郊壁京城而一戰者脫有如孫恩之至新洲盧循之泊蔡洲蘇峻之據蔣山侯景之逼臺城者臨時何以禦之臣常縱稽史冊知建

康四面東至鎮江北至儀眞六合西至和州西南至太平州方百里內有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者曰白下曰蔣山曰龍尾曰覆舟曰北郊壇曰藥園曰幕府山曰西陵曰白玉岡曰土山曰羅落橋曰江乘曰竹里曰直瀆曰四望磯曰新州曰白石曰石頭曰查浦曰新亭曰板橋曰牛渚曰采石曰張公洲曰蔡洲曰茄子洲曰倪塘曰三山曰洌山凡數十處揆之于今未必盡爲要害盡當戍守然寇一出揚州六合由京口以逼京城則所備者急在白下蔣山覆舟白玉岡幕府山江乘等處若

寇一自上流渡和州而來則所備者急在石頭查浦新亭牛渚慈湖采石等處若寇一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應在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三山烈山等處此皆備之六朝載籍者也至于今年代久遠地名屢易且京城改築大非昔比險要亦移故同一石頭城而晉宋以爲險要必爭之地今已置之榛莽但知建康事者必當鑒往揆來早建壘堡練營兵以爲萬有一虞之慮況如昔之都建康者多以背城戰捷如桓玄篡位宋武帝起兵京口玄謂宜收沿江二百里之兵堅

壁覆舟山使彼空行二百里而無所獲一見大軍必自退沮宋武帝患之後以桓謙不從而敗及盧循直襲建康乘勝徑進京師震動衆請分兵守諸津要劉裕曰賊盛我弱若分兵戍守則人測虚實不若聚衆石頭隨宜應赴後果以此破賊又若休範反自尋陽晝夜取道直逼京師上下惶駭蕭道成曰昔弄兵上流者皆因淹緩至敗休範遠懲前失必輕師急進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東府石頭以待賊賊至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諸貴不須競

出我自破賊後卒如其約若是者更僕言之不能盡也要在平日京兵素練築戍素固故能賊至而背城一捷豈得臨難倉卒而求援上流疾呼淮鎮以自衛耶臣故曰處下流而欲控制上游則郊圻之守禦不得不密也且無暇博及異代事即如我二祖往轍昭昭實錄爲子孫者可攷也方太祖新定建業所爲用者僅淮西數郡邑耳淮東則僞吳虎視于江表上流則僞漢䲭張于楚豫建康無一日可安也一旦友諒陷太平據采石群議遂有欲降欲奔者惟劉基張目不言密決取威定霸之計

當日倭其深入而爲鏖戰之地者不過令李善長易江東橋命馮勝伏石灰山側命楊璟駐兵大勝港命張虎率舟師出龍岡關而太祖總兵于盧龍已耳文皇帝靖難之兵南下遜國君臣諸爲淮甸計者極周而無一人及近郊戍守者一旦北兵從浦子口渡江而羣臣錯愕倥傯命諸王分守京門遂以覆敗去太祖之時未遠而戰守無策遂至如此者詳于外而忽于內厚于表而薄于裏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故臣願今當事者無徒竭謀于淮上荆襄而懈防于根本重地則儀眞和州安

慶之爲外三輔曷可緩也而太平池州鎮江之爲內三輔又曷可少也葢得外援而忽內地固不可以護倉卒若專聚兵內地而無左右前後角翼之勢亦孤壅而不可用斟酌其間惟輔郡之設爲急而宋呂祉整飭建康又以龍安一鎮雖名不見晉宋諸書然與宣化鎮分江爲界自宣化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泗州之間道斥堠不可不嚴令不知屬何地而我明朱國禎又以浦口爲要衝洪武初曾置五衛貯粟二十萬扼江爲守與金陵爲脣齒之勢今城且半夷于江大失祖宗設險守固之

初意此猶無事時之言也今風雨急矣當路者尚不早爲牖戸之計耶

## 籌南論三 論兩淮門戸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劉季裴曰守淮之難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以肥水之役謝玄八千之衆破苻堅九十萬之師淸口之役楊行密三萬之卒當朱温三州之衆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此孫子所云先處戰地也今盡天下而知江淮表裏之勢也盡人而知立國于南當守江

以爲門戸守淮以爲籓籬也不知籓籬之說創自南宋諸人南宋定都臨安與淮隔千餘里故云守淮以爲籓籬今旣濵江而都之則直守江以爲堂奥守淮以爲門戸耳然但知守淮以爲門戸而不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戸者是不知守淮者也但知守三口以爲兩淮之門戸而不知北守徐泗西守睢陽以爲三口之門戸者又不知守三口者也自江至淮五百五十里淮源自桐柏入海又二千餘里如古以蘄黄屬淮西則其中郡縣名城共五十六一處不守則一處受敵若一一塹而守之

分兵而據之則陳亮所云勢分力弱適以成敵馬長驅之勢耳是在身任兩淮之責者才大則疎之以待敵之來才小則密之以拒敵之至必須先度其才能疎則疎之不能疎則密之而苟有似密寔疎不知用疎爲密者是又不知守淮者也何謂用疎爲密韓世忠頓兵八萬于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南賴以安寢此知已之足以制敵也司馬昭之拒諸葛恪命諸將高壘合肥不肯聽羣議爲水口之戍此知彼之必併兵于城下而不暇爲淮泗之計也是皆內度其才外量其勢有以制敵之死

命故斷然疎之而不疑惟疎故其用氣也專而決勝也逸何謂密如張浚都督江淮軍事以魏勝守海州以陳敏守泗州以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聚水軍于淮陰聚馬軍于壽春以大飭兩淮守備是也何謂似密寔疎遜國之末諸臣亦知命梅殷屯重兵于淮安命徐安固樓櫓于鳳陽命崇剛王彬等死守揚州矣何爲使文皇帝一旦得徑渡泗州從間道破盱眙出六合至儀真而梅殷之聞變乃在金川旣入之後是則以一處不密而喪全淮所謂似密而疎者也以疎制敵者上將也以密防

敵者次將也以不疎不密而延敵者下愚之將也下愚之將不足言上將不可學斟酌其間寧密無疎寧拙毋巧然今老生孰不曰淮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淮西以廬壽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又孰不曰金陵外庭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海州乃全淮之右臂西固鳳陽壽州自釆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然試問紛紛言者亦知兩淮輕重之分乎亦知兩淮險易之異乎亦知今日兩淮簡劇之情乎亦知今日兩淮進退

攻取之道爲異于前代乎爲不異于前代乎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其愐而欲一言臆斷之也鳳陽之至金陵也三百三十里廬州之至金陵也五百一十里而淮安之至金陵也亦五百里脫一旦狡寇窺瑕以一軍出青徐犯淮安一軍出開歸犯廬壽其爲京師之震驚一耳然廬壽之師卽使大不幸而遂至和州横江竟渡猶可扼采石之險而拒之莊鐵之語侯景曰若使朝廷以羸卒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無所用之而羊侃陳昕亦稱采石急須重兵是寇之從淮西來者猶有可

拒也若淮東之寇忽爾飲馬江干直至瓜步則一水之隔即建康石頭矣京口雖有大兵以爲後援寧若采石之險甲于東南耶且趙鼎之言曰楚州當敵衝所以蔽兩淮不守楚州而分守廬揚猶擊蛇而未得其首也趙范之言曰楊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夫以統淮屬楊以蔽江屬楚則兩淮之形勢斷斷有所偏重矣而以臣觀當事者之論則均重耳均重亦意歸于至當然臣恐其重廬鳳而忽采石也夫采石固自淮西而來者之一扼又自尋陽武昌而來者之一扼也是一險而

二扼不可不重為之謀也臣故曰兩淮之輕重當分也章俊卿曰淮東盡水寨淮西盡山寨淮東下澤之地凡爾大渚小洲沙嶼石磧人所不見之處皆水寨也自謝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凡四十處若使敵一入淮東則淮東三湖三百里內蘆葦洲港之中盡其潛兵之地而我無以測其虛實矣淮西烏林之地凡疊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險可涉人所難至者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等處爲山寨九十有四故張浚奏事極論淮西地險易守陳與義亦曰見王德淮西圖路

幾不可方軌是則淮東者敵一入之而卽得恃水之勢以制我淮西者彼雖入之而吾猶得恃山之險以制敵況壽春馬軍一以當十淮陰水師一以當一又勢之從來者臣故曰兩淮之險易當別也賊之自山東而來者必須渡自淸口賊之自河南而來者或自渦口渡或自潁口渡是淮東所當備之口一而淮西當備之口二也然見諸全史及方輿所載僅推淸口渦口之險而循河入潁循潁入淮之道寥寥不多見焉是兩淮之口當備者各一耳然宋人于江淮設制置使外復爲設沿海制置

使于淮東者以逆豫于京東造船常爲航海入淮之計而逆亮亦謂夜半過海州未明抵金陵也故于通州料角壽州石港之備獨急爲設制置使以總之而東晉初立石季龍亦謀出海道口直趨建康于青州造船數百艘朝議以蔡謨屯土山江乘禦之我明鄭曉亦云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且近者靖江沙漲直達泰興非復馬馱故形是常與楊止分江陰一片沙面則淮西專以防渦爲急而淮東濱海之備更當在三口之外萬一將來之賊有如石虎之造船

青州金亮之謀出海州者則是兩淮倉卒之警尚有可禦而自海入江頃刻萬里不信宿而直搗腹心而淮東之師安得不多淮東之將安得不偏重乎臣故曰兩淮之簡劇宜明也而臣更有進者江淮河漢天之所以形制天下塹限南北也而推天設塹之心于東南獨厚何哉中原所恃以險者一萬里黃河耳乃東南既授以萬里長江之勝而又東則有二千里之長淮自皖而入會于江西則有千餘里之漢水自大別而入會于江傑然若爲江之左右輔者故江之勢不在江而在淮漢自古立

國于南不知東重淮而重淮陰之守西重漢而重襄陽之守者雖得江而不爲用其說甚似而臣以爲尚得半者以其但知淮漢之爲江輔而不知河之亦可爲江輔也河亦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古今守淮而欲先守三口不過以其淮河相接之處故急思所以備之夫備之孰若卽因而用之何謂用之設若以重兵屯徐州扼河以爲守是淸口在徐州之腹矣設若以重兵屯歸德亦扼河以爲險倣古張巡守雎陽以保障江淮之遺意則渦潁之口又在歸德之腹矣則是扼淮者不若扼河用淮者

不若用河也況臣稽之統志亦云歸德形勝爲天
下要衝徐州形勝爲南北咽喉設今日復有臧質
張巡之徒授以重兵資以厚餉使之死守兩城賊
又安能截河而入淮爲金陵震鄰之患也哉是則
取天之四瀆悉爲我之形勢東南安得不高枕而
臥哉而今但見備淮者之紛紛未見扼河之建策
是但知江爲建康第一限淮爲建康第二限而未
知河之爲建康第三限也故臣嘗讀晉史而至大
興之際未嘗不歎息流涕于祖逖也設時無祖逖
其人者于瑯琊立國之初卽慷慨請兵而北始而

進屯淮陰既而進屯雍邱既而進屯封邱收復河南以爲江淮之勢則石勒何畏乎晉何愛乎晉豈懼復遭大雨積月之苦而不揮戈南下哉嗚呼方今寇賊雖尚縱橫然汝寧歸德之間未有强敵如石勒也其地襟帶長淮控扼潁蔡爲東南之庭牖今忠臣孝子之中有如祖逖其人者以羸兵二千持千人廩布二千疋鑄冶擊械而北上者乎嗚呼國勢既移而南將來中原之難正未可定幸今未定之時早爲淮北河南之計以壷固東南之險阻無使人既據而進爭夫祖逖之收復河南亦乘石

勒未能并力南向之時耳使其不進師于大興而進師于大寧則石勒之屯據既固將求爲壽春盱眙之退守而不可得夫西晉立國之初其以卞敦守徐州曹嶷守青州郄鑒守鄒山所以爲山東之勢者極備而祖逖虎視中原所以爲河南之勢者亦盛故其後石勒進師尚能退鄒山之屯爲合肥退徐州之守爲盱眙退河南之守爲壽春退山東河南之鎮爲兩淮之鎮使其立國之初即爲兩淮之守而無山東河南之勢則石勒一進師而守盱眙者且退屯楊儀守合肥壽春者且退屯滁和矣

盈盈江水何以禦之況前代立國于南之時中原各有強敵如晉之有趙宋齊梁之有魏陳之有周南宋之有逆豫金人雄踞河淮之間故不得已而爲江淮之備禦今雖吾之力未能即有事中原尚幸強敵亦未能遂死守中原之要害所望朝有祖逖以千人廪將二千𦉪卒貫之忠憤之氣早爲廓清之謀即進未能北伐亦退可爲南障臣請譬之奕兩奕相對而各營其地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各援所得必其先人者也未有後人而能爭者也若後人而得者必敵手之下于

我耳既不能先人以爭要害者其奕之不若人可知矣先後之間而國勢之强弱已定臣故曰今日兩淮進退攻守之道異于前代與不異于前代當明也約畧言之今之爲兩淮謀者奈何曰淮東則屯重兵于淮安淮西則屯重兵于鳳陽以爲兩淮宅中馭外之本而淮東犄角之勢當首在盱眙次在泗州盩盱眙泗州在宋以前皆屬淮東臣故取其形勢之便者言之淮西犄角之勢首在壽州次在合肥俱宜分兵固守以爲淮鳳脣齒此兩淮之中勢也渡淮安之清口而北上則當勵徐州勁悍

之士氣堅守巖城以當南北之衝而出輕師獵青兗之境以壯徐州之勢渡鳳壽之渦口而西向則當固陳蔡之守而出游兵于汴洛以見不忘中原之志此兩淮之外勢也以南向言則淮東當屯精兵于揚州淮西當屯精卒于和州而揚州之支鎮在儀眞和州之支鎮在滁陽各宜遊兵鎮之以壯金陵之左右輔此守南之內勢也三勢旣定江東固而兩淮亦固矣

## 籌南論四 全楚形勢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于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

後其流有三曰荆州上流之重鎮也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荆州蘄黄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脣齒建康亦猶淮東西之脣齒建康也臣盍嘗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取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荆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槩未有踰兩淮荆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荆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

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絕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尺尺寸寸爲禦至難爲患最迫而敵之自荆襄來者我遠則鐵絕樊夏近則立柵溢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爲守差易而爲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吕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佃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廬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競截江而渡

無取淮之勞而揚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甸而來者似近而實難師之自荆楚而下者似遠而寔易敵之所近吾爲術以遠之其說已見于兩淮矣敵之所易吾爲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臣之所以重也故昔人以四郡爲必爭而臣以爲四郡之不必皆爭而必爭亦不盡于四郡也昔人以爲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沅湘合衆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漢嶓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此四郡之重重以都會似矣又謂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陜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而臣以其未觧于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于四郡之孰爲輕孰爲重也蓋天下有踞一城而可睥睨四面者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震動天下者有死守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者當天下無事則爲八達之衢有事則爲兵交之衝

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遂可以塞我者夫是之謂要害顏師古所云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連絡四面者又爲商賈之所集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萬國者夫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爲主則當集重兵而高壘深池弗輕與敵戰而爲堅守之計要害之地以扼險而護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電擊風馳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于要害未見要害之命懸

于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為都會不能皆要害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郢次在江陵次在蘄黃蓋襄郢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腹蘄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郢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可一日而為我有也臣敢枚舉往代之得失一一切實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鄖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能亢秦而為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于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于秦使秦

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踞荆州蒯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荆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于江夏而歸也宜計不返顧乃尚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于荆楚雖當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爲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比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覬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則操之才其于天下形勢攬之確握之固後雖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于晉之謀吳

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陽爲諸軍節度而東晉以荆楚爲西門得以保此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也而桓溫之師得東至灞上修洛陽諸陵郗元景之師得直據潼關而戰于陝下南國之立威于北者惟此二舉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苻堅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入江桓沖將求死不得乃徙引軍而歸則其失策已甚固不俟淝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衍之南篡起兵襄陽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

陽至于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之鎮襄陽原授以進取中原之勢四戰之地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誓必破襄城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不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內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畧宜先從事襄陽既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爲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摔斃雖言者紛紛曰鑠漢口岸曰城荊門

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于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轍有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楚之命臣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于我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分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隷秦或隷蜀或隷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既分形險亦夷故昔言楚勢要者僅首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合秦蜀梁楚四撫臣熟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爲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遂傑然爲天下重鎮其詳見于王世貞之記者可謂錯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

西至陜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戰守之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爲外蔽不僅爲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之進攻襄陽移文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算而孟以宿恚故阻兵不進使特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爲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

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于關中也由失郞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爲保守荆楊之計其勢其理固不可失郞襄而一日居若苟有討賊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爲襄郞計者尤當以全副精神策之而何其泄泄于此也總之全楚幅員之廣幾半天下爲郡一十有五六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郞之外惟德安稍緩若承天之介于荆襄黃州之介于淮楚其形勝亦不

亞襄郢若荆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雖最著若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于江北耳今襄郢險要之說已悉于前而承天黄州荆州所以當重之故則臣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人之資蕭衍之起兵襄陽張弘策說蕭懿早圖郢州曰郢州控帶荆襄西注漢沔而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席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逼邇江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脫若經緯漢江之間必當以郢

城爲重及元之圍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我之襟喉不取必爲歸路患則承天要害之說非徒爲陵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于全楚不過謂其可爲武昌之援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爲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于楚未嘗一日忘之也而其爲覇之久自魯莊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嘗一加兵于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鄧數千里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爲入楚必由之路而蔡亦死心爲楚守惟黃人居楚

肘腋之間陽奉之而不爲用遂不憚一盟于貫再盟于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者畏黃人導齊而襲其鄂也是黃之係于楚非小也況今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臣私憂其不立者以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郧陽欲呼吸淮楚江右之聲勢莫若蘄黃且蘄黃北至江南僅四百里得重兵而守之不但可爲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郧並控中原若五關虎頭關黃土關

穆陵關白沙關大城關一堡陽邏堡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宋李壼之疏可徵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取邾城古黃州名者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攖其鋒故但堅守武昌憑江爲阻然亦甚單露矣今中原勁敵未有如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使淮楚中隔武昌齒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若江陵宿爲重鎭昔人無不言之臣又何必言之但今者蜀幸未失則江陵兵勢無以通連蜀勢領制下流爲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

之則全吳震動非僅荆州可憂夫敵之犯楚不過兩道一由夔峽而出一由襄漢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陵則不可以窺楚由襄陽而下者以一兵牽掣江陵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既得元主喜謂荆南既定吾東兵始無後患若前者朕嘗憂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郢而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尚千有餘里張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以爲固者長江而操得江

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旣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以聉烈鎭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爲吳計耳是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竝亞于郢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旣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爲言而武昌之左蔽爲黃州右蔽爲荊州襄郢似不相及然守在荊黃戰在襄郢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荊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畧攷古証今實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險要必爭之地以爲不出九江武昌

襄陽江陵者自臣觀之惟襄鄖爲必爭蘄黃江陵承天爲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緩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議武昌寔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駿奔緩急與建康爲臂指而蕭順又以尋陽古九江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爲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爲宅中勁後之勢若襄鄖之間非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飛孟珙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能濟蓋制人之制于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鄖則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進戰掃蕩之地敵

且備我不暇若我不能保襄鄖則荆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動制人與制于人禦寇之與蕩寇也其機安可不辨哉嗚呼臣嘗讀史至晉成帝咸康之時歎庾亮規取中原之略措置極當深有合于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鎮武昌而表桓宣爲司州刺史鎮襄陽表其弟庾懌爲梁州刺史鎮魏興古鄖縣名又表其弟翼爲南郡太守鎮江陵又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移鎮石城以逼後趙而竟賫志以殁悲夫